

疆村叢書

附遺書

朱孝臧 輯校編撰
夏敬勳 手批評點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朱孝臧 輯校編撰

彊村叢書

附遺書

上海古籍出版

責任編輯 曹光甫

裝幀設計 范嶠青

版面設計 富 強

彊村叢書 附遺書

(全十冊)

朱孝臧 輯校編撰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號)

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印刷七廠一分廠印刷

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284.875 插頁40

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00001—1200

ISBN 7-5325-0587-1

I·348 定價：257.40 元

出版說明

朱孝臧（一八五七——一九三二），又名祖謀，字藿生，一字古微，號滙尹，又號彊村。祖居浙江歸安（今吳興）埭溪鎮，宅上彊山麓。孝臧光緒進士，官至禮部右侍郎。辛亥革命後，以遺老終。初以詩名，師法黃庭堅。四十歲始學詞，從王鵬運（半塘）同校。《夢窗詞》。後窮究倚聲家正變源流，精詣獨絕，人稱「律博士」。詞作清迥邁俗，時譽為「今之周弁陽（密）」。平生致力於詞籍校勘，積二三十年之功，遍求南北藏書家善本，殫精竭慮，丹黃滿眼，校編成《彊村叢書》，煌煌巨帙，為我國詞集四大叢刻之冠。繆荃孫《滙尹先生屬題校詞圖》贊云：

元鈔宋刻古今殊，一字研求比一珠。

校史警經功力等，詞家亦有戴錢盧。

吳熊和先生《唐宋詞通論》附錄《彊村叢書》與詞籍校勘一文於《彊村叢書》概況及價值，有詳盡闡發，今彙錄全文，以為代序。

孝臧生前尚輯有《湖州詞徵》二十四卷，《國朝湖州詞錄》六卷；謝世後，遺有《彊村語業》三卷（手定詞集）、《彊村棄稿》一卷（手定詩集）、《詞荊》一卷（手選清詞）、足本《雲謠集》一卷、定本《夢窗詞集》不分卷（第四次校定）、《滄海遺音》十三卷（手

輯友朋詞十一家）、又《集外詞》一卷。由門人龍沐勛彙編為《彊村遺書》行世。

《彊村叢書》與《彊村遺書》，就內在聯繫觀之，洵為珠聯璧合，不可分割，向為詞家學者所併珍。今合兩書為一集影刊，將為全面深入研究朱氏生平及其詞學校勘巨大成果，提供更為完整堅實之基礎。

影刊底本為一九二二年十月第三次校補本，由葛渭君先生提供。此本除收羅完備校刻精審外，更有夏敬觀親筆手批和墨圈，引人注目。夏敬觀（一八七五—一九五三），字劍丞，號盟人，映庵，江西新建人，為近代詞學大家。由叢書《東山詞》正文末「己卯冬至後映庵題記」推斷，其手批《彊村叢書》，當在一九三九年前後。夏批有眉批及卷末評識二類，內容豐富精當，廣涉校勘、音韻、考釋、評論、鑒賞諸多方面。如張先《定風波令》（浴殿詞臣亦議兵）詞「□去」眉批：「『□』，葛刻作『歸』」，《定風波令》（談辨纔疏堂上兵）詞「□算」眉批：「『□』，葛刻作『重』」，均可補《彊村叢書》及《全宋詞》之闕。又如賀鑄《橫塘路》（凌波不過橫塘路）詞眉批：「稼軒穠麗之處從此脫胎。細讀《東山詞》，知其為稼軒所師也。世但言蘇辛為一派，不知方回，亦不知稼軒。」探源析流，論斷頗有見地。

此本除夏敬觀手批外，尚有少量墨迹，具名「東注」，係針對夏批而發，據考為汪東手筆。亦有一定價值。此外，張翥《蛻巖詞》天頭有朱筆校記若干條，卷末正文空白處有朱筆題記，落款為「雍正改元十月二十三日樊樹生厲鶚書」，筆迹相同，係出一手。其題記云：

蛻巖，河東人。幼從父官於杭，與貞居子張伯雨俱學於仇山村先生之門，故詩

文俱有源本，而詞筆亦復俊雅不凡，足繼白石、梅溪、草窗、玉田諸公之後。惜山村、伯雨詩集僅存，而詞只三數闕，使人有零珠斷璧之恨，不若《蛻巖詞》二卷一百二十餘首之完好無恙也。是本為予友金君繪貞鈔於龔田居侍御家，予從繪貞令子以寧借鈔，遂得充几席研玩之娛。侍御所藏異書甚多，生平清介自處，罷官後絕不竿牘當事，貧至食粥。聞其身後書籍大半散佚矣，為之累歎。

其內容頗堪重視，然顯為過錄而非厲鶚手書。底本原為呂貞白先生所珍藏，上批為何人過錄，已不可確知。

書末附有《彊村叢書》、《彊村遺書》正文索引，由王書驍、李士發兩同志編製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五月

閩中書肆所刻《琴趣外篇》，有書有目的至少有八、九種。不過這四部宋人叢刻，或流失已久，杳不可問；或僅存殘篇，並非全帙，都不復得其舊觀了。明時常熟吳訥輯《唐宋名賢百家詞》，自《花間集》起至《笑笑詞》終，凡四十冊一百三十卷，因卷帙甚繁，未嘗付梓，傳鈔亦絕少。因此，現在能够見到的，流布最廣的宋詞匯刻，就不能不首推毛晉的《宋六十名家詞》了。

《宋六十名家詞》對保存兩宋词集，有着重要貢獻。但它並不是最完善的宋詞匯刻，後人常為之遺憾。一是甄采未博。毛晉隨得隨雕，止於六十一家。後復輯宋詞百家，元詞二十家，其子毛扆（斧季）因「嘆床頭金盡，不能繼志」，欲重刊而未果。二是編校殊疏。如詞人名姓之互錯，篇章字句之訛異，時或不免。近人朱居易嘗作《毛刻宋六十名家詞勘誤》一書，專摘其疏舛。清末光緒間，經王鵬運倡導，校刻宋金元人詞，一時蔚為風氣。名槧秘鈔，遂一問世，匯刻詞籍遂踵毛氏而掩過之。但王鵬運《四印齋所刻詞》導之於前，吳昌綬《雙照樓景刊宋元明本詞》殿之於後，都重在傳宋元善本之真，於校勘一事無多顧及；而且限於名家，零星小集，一概無取。這樣，詞籍叢刻之既有廣搜博采之實，又長考訂校讎之功，就為朱孝臧《彊村叢書》所獨擅了。詞籍校勘的專門之學，也由此而終於完善。

張爾田《彊村遺書序》曾盛贊朱孝臧校詞之業。他認為清代詞學先歷三盛：萬樹《詞律》出而後倚聲者人知守律，戈載《詞林正韻》出而後倚聲者人知審音，張惠言《詞選》出而後倚聲者人知尊體。最後，朱孝臧《彊村叢書》出，「而後校讎乃有專家」，表明清末詞學臻

鉛槧隨之。昔人有校讎之說，而詞以和雅溫文為主旨，心目中自備之見存，雖甚佳勝，非吾意所專注。彼昔賢曷能詔余而牖之，則亦終於無所得而已。

這種不滿之辭，或許也兼對朱孝臧丹黃滿目，手自讎校而發。況周頤長於論詞而不屑校詞，這同朱孝臧性嗜丹鉛而罕有論列，適成對照。

朱孝臧早年專力為詩，四十以後始學詞。他作詞與校刊詞籍，都受到過王鵬運的啟發與鼓勵。王鵬運初刊《四印齋所刻詞》，認識到校勘詞籍有異於校勘其他書籍，有其特殊的難易。夫校詞之難易，有與他書異者。

詞最晚出，其托體也卑。又有定字，字有定聲，不難按圖而索。但得孤證，即可據依，此其易也。然其為文也，精微要眇，往往片辭懸解，相餉在語言文字之外，其非尋行數墨所能得其端倪者，此其難也。

光緒二十五年（一八九九），王鵬運與朱孝臧合作校刊《夢窗詞》，這是朱孝臧校詞之始。《夢窗詞》是最能說明「校詞之難」的一部書。除明朱存理《鐵網珊瑚》所載十六闋出於夢窗「新詞稿」外，別無宋元舊本可依。當時所傳僅有毛晉汲古閣與杜文瀾曼陀羅華閣兩家刻本。「毛刻失在不校，舛誤不可勝乙；杜刻失在妄校，每並毛刻不誤亦改之。」為了糾正毛刻的失校與杜刻的妄校，更為了通過考訂、增補，整理出一個《夢窗詞》的定本，足本來，王鵬運發凡起例，定下了五條，作為校《夢窗詞》的準繩。《夢窗詞》卷首「述例」略曰：

一曰正誤 凡訛字之確有可據者，皆一一為之是正，必臚舉原文，則亥豕縱

觸目生厭。故卷中不復標明，另為札記附後，以備參考。可疑者或注句疑字於本句下，其訛字之未經諸本校出者，依傍形聲，推尋意義，時亦間得一二。

諸同之異 一曰校異 校勘家體例，最重臚列異文，以備考訂。其校定訛字之可信者，

勿業已據正文，此外無甚出入，若「幽芬」之一作「幽芳」，「繡被」之一作「翠

窗被」，浪費楮墨，無關校讎。故祇唯是之求，不能備列。亦有因兩疑而並存者。

一曰補脫 毛刻闕文極夥，有已經空格者，當是原闕，然祇十之三、四，不

速脫簡之多。杜刻次第擬補，幾成完書。是刻惟間補一、二虛襯字，皆於空格之下，

注曰某本作某，不令與原文相雜。卷中脫簡，不但不敢妄補，即空格處亦詳審而後定。

一曰存疑 夢窗工於鍛煉，亦有致成晦澀者，淺人讀之，往往驟不能解。以

毛刻之多誤字，遂歸咎於校勘之不精，任情點竄，是以戈載《七家詞選》於夢窗

塗抹猶甚。稍掉輕心，即蹈此失。不敢謂其不誤，亦不敢謂其必誤，疑而存之，以

俟高明鑒定。顧千里云：「天下有訛書，然後天下無訛書。」殆有見於存疑之義云。

一曰刪複 一詞兩見，誤收他人之作，皆據刪之。

王鵬運所建五例，是王、朱二氏合校《夢窗詞》一致商定的原則。經過朱孝臧的推廣與

充實，遂成為近代詞籍校勘之學的基礎。

二九〇四年，王鵬運逝世。二九〇八年，對初刻「意未盡慊」的朱孝臧，根據他續有創

獲，重校《夢窗詞》。不但增補校記，還附以箋釋，跋語中申明他再校之例：

今校一以毛本為主。毛刻舛誤，前人校改，審擇從之。別有異文，俱如疏記。

字體小說，依傍形聲，略為誤正。其所未晰，則仍存疑。闕文脫簡，斟定句律，識

以方空。諸本補字，記備參考。意在矜慎去取，庶完真面。舊校附詞下者，悉移入

記中。時賢按語，稱名以別。詞中本事，洎其朋友游迹，流覽之頃，隨有采獲，不

忍揮棄，輒復錄存，以為箋釋張本。

比王鵬運五例，說得更簡括明確，同時還作了重要補充。如「斟定句律」，就是校詞的專門之學。無論正誤、校異、脫補、存疑，都與「斟定句律」密切有關。不諳詞律，將何以校詞？朱孝臧精於研律，當時有「律博士」之稱。沈曾植《彊村校詞圖序》說：「彊村精識分銖，本萬氏而益加博究，上去陰陽，矢口平亭，不假檢本，同人憚焉，謂之『律博士』。」因此，他於校詞就特別強調校律。這是朱孝臧校詞的一個重要特色，於校詞所得，往往同時推進了詞律之學。

一九一〇年，朱孝臧箋注《東坡樂府》成，他箋校《東坡樂府》另創凡例七條，繼校《夢窗詞》的五例而又有所發展。蘇軾《瑞鷓鴣》、《陽關曲》、《醉翁操》、《漁父》諸詞，並見於詩集。與詩集互見為宋人詞所常有，不獨蘇詞為然。朱孝臧根據載籍所記及音拍所存，嚴詩詞之判，以詩歸詩，以詞歸詞。宋元坊本陋習，常於調下濫增標題，如《草堂詩餘》妄增「春景」、「秋情」諸目。毛本《東坡詞》標題還多出宋人雜說，有違詞中本旨。朱孝臧就概從刪除，以存原詞之真。《東坡樂府》舊本皆分調編次，朱孝臧則以編年體例重編東坡詞，

以可考者十之六，七為編年，無從編年的，仿馮浩注玉溪生詩例，別為一卷，仍依元刻以調類列。這些創例，不僅使詞籍校勘愈趨精進，而且對發展詞學也有積極意義。沈曾植《與朱彊村書》謂「坡詞校例精詳，恐當為七百年來第一善本」，洵非過譽。

朱孝臧重校《夢窗詞》與編年箋注《東坡樂府》，由校讎進而廣事考訂，與宋明詞籍的原有校勘已不可同日而語。葉德輝《書林清話》卷九，主張分別著述家與校勘家，認為「考訂校讎，是一是二，而可統名之曰著述家。若專以刻書為事，則當云校勘家」。朱孝臧的上述詞籍校勘，就已突入著述之林了。

輯校《彊村叢書》，是朱孝臧在重校《夢窗詞》與箋注《東坡樂府》的基礎上進行的，代表了近代詞籍校勘之學的最大成果。沈曾植《彊村校詞圖序》說：「蓋校詞之舉，鷲翁（王鵬運號）造其端，而彊村竟其事，志益博而智專，心益勤而業廣。」龍沐勛《詞學研究之商榷》說：「光緒間，臨桂王鵬運與歸安朱彊村先生合校《夢窗詞集》，創立五例，藉為程期，於是言詞者始有校勘之學。其後《彊村叢書》出，精審加於毛、王諸本之上，為治詞學者所宗。」近代詞籍校勘之學的形成與完善過程，即於此可見。

《彊村叢書》凡經三次校補印行。初刻於一九一七年問世。卷首列曹元忠序，申述《彊村叢書》廣事蒐討而又精校傳刻之意。初刻除總集外，已收別集一百十三家，可謂盛矣。

「自汲古以來，至於近時朋舊，若四印齋、靈鶴閣、石蓮山房、雙照樓諸刻，皆未足方也」。然「彊村是刻之所以獨絕者，則尚不因此」，而是在於它的校勘。一方面，謹守劉向所創校讎家法，據善本以參訂，惟求是而正字；另一方面，「彊村所尤致意者，則在聲律。故於宮調、旁譜之屬，莫不悉心校定，或非（劉）向之所及」。

曹元忠此序，發明校輯《彊村叢書》之本旨，猶之朱孝臧「夫子自道」。

《彊村叢書》的校例，是朱孝臧前校《夢窗詞》、《東坡樂府》的「五例」、「七例」的發揚光大。當然，以《彊村叢書》包羅之富，品類之多，有非詞家別集的校例所能賅舉的。作為一部集大成性質的詞籍叢刻，它在校勘方面的內容是很豐富的。然其中心，則仍是創自劉向的傳統的古籍校讎之法，與校刊詞籍所特需的校律之法的結合。校律之法，可溯自萬樹《詞律》，經由朱孝臧的推衍充實，其綱目始備，無疑是《彊村叢書》在詞籍校勘上高出眾流的獨絕之處。

下面即就《彊村叢書》的校勘之學，擇其對於今天詞籍校勘仍有重要意義者，試述數例，以供參考。掛一漏萬，誠不免焉。

一、尊源流。周濟《介存齋論詞雜著》謂：「詩有史，詞亦有史，庶乎自樹一幟焉。」

朱孝臧編輯宋金之人詞，亦心存乎史，寓原始察終之意。《彊村叢書》初無敦煌鈔卷《雲謠集雜曲子》。後董康從倫敦鈔回斯坦因所得之卷，僅十三首，「脫句訛文，觸目而是」。朱孝臧一見，即稱「其為詞樸拙可喜，洵倚聲中椎輪大輅，且為中土千餘年未睹之秘籍，亟付槧

人，以冠吾書」。《彊村叢書》以《雲謠集雜曲子》為冠，即表現了朱孝臧的史識，對於傳布和研究敦煌曲子，起了推動作用。此後劉復於巴黎鈔回伯希和所得之卷，兩卷合校，遂成完帙。朱孝臧復鈎稽寫定，後刻入《彊村遺書》。

朱孝臧於校刊史浩詞曲三卷外，又別刊其大曲二卷。這也是為了見詞曲源流之變，為自來刊詞所罕及。吳梅嘗為作跋，對朱孝臧的用意作了很好說明。

《鄧峯真隱大曲》二卷，有歌詞，有樂語，且諸曲之下，各載歌演之狀，尤為

不歐（陽修）、蘇（軾）、鄭（僅）、董（穎）諸子所未及。宋人大曲之詳，無有過於此矣。彊村先生，詞家之南董也。比年校刻宋元諸詞，不脛而遍天下。近得此曲，謂一集足以盡詞之變也，為刊而傳之。夫詞之於曲，犁然為二，及究其變遷蟬蛻之迹，輒

不能得其端倪。今讀此曲，則江出濫觴，河出崑崙，源流遞嬗之所自，昭若發矇。

一、擇善本。《彊村叢書》匯集了南北藏書家珍藏的名槧舊鈔。衆多沉埋已久的詞林未睹之秘，由此而重發幽光。宋詞別集一百二十家中，即有出自宋本的十一種，輯自《永樂大典》的十七種，各種明鈔、舊鈔五十六種，大都為寧波范氏天一閣、常熟毛氏汲古閣、歙縣鮑氏知不足齋、南昌彭氏知聖道齋、錢塘丁氏善本書室、江陰繆氏藝風堂等所收藏，有些還經過毛扆、錢曾、黃丕烈、鮑廷博、勞權等名家手校，萃於一編，蔚為大觀。朱孝臧比勘參校，擇善而從，而且續得佳本，即據以補校，因而愈校愈精。《夢窗詞》重校刊行後，於嘉興張氏涵芬樓復得明萬曆二十六年太原張廷璋氏藏鈔一卷本，為從來著錄家所未載。朱孝

臧便曠且鈎擗，不憚三校。二十六平太烈，未敢因循。檢一卷本，亦於來善，疑未詳。宋李
 參對，君特以尙上之才，舉博麗之典，審音拈韻，習諳古諧。故其為詞也，沈邃縝密，
 脈絡井井，絕幽扶潛，開徑自行，學者匪造次所能陳其義趣。余治之二十年，一校
 親臨，以己亥，再勘於戊申，深鑒戈氏杜氏肆為專輒之弊，一守半塘翁五例，不敢妄有竄
 大典。亂，迷誤方來。今遵是編，覆審曩刻，都凡訂補毛刊二百餘事，並調名亦有舉正者。
 未刻之舊校疏記，兼為理董，依詞散附，取便翻帙。質之聲家，自或無訾焉。 詞 歸白 木業

一 《東坡樂府》編年本成於一九〇一年。一九二五年得舊鈔宋傅幹《注坡詞》殘本，「事實
 佚聞，胥足為考訂坡詞之一助」。因自嘆其始「急於觀成，漏誤滋甚」，發願補編。此事後
 來就由龍沐勛按其遺志完成了。 大詞之於曲 學於世三 又於其後對樂府之好 轉

朱孝臧為所校各本寫了不少題跋。關於總集和宋人別集的，就達二十四篇，若編為一集，
 不啻為宋人詞籍的版本史。 一 別詩詞 詳見於《東坡樂府》卷首之「凡例」。王安石《甘露歌》，曾慥《樂府雅

來詞》、黃大輿《梅苑》、陳耀文《花草粹編》皆誤收為詞。《彊村叢書》本《臨川先生歌曲》、
 據紹興重刊《臨川集》第三十七卷寫出。此卷前為集句詩，中以《甘露歌》為殿，後為歌曲，
 知以《桂枝香》居首。《臨川集》目錄於《甘露歌》後標題「歌曲」二字，卷中《桂枝香》調
 下復注「歌曲」二字，皆明示詩、詞之別。曾慥等失察誤收，彊村本就不復列入。 宋
 人 詞 補遺佚 為宋元詞籍輯佚補遺，不始於《彊村叢書》。但《彊村叢書》除了蒐討

善本，還拾遺補闕，新增了為數不少的輯本和補編本。這亦為同時諸家叢刻所無，是朱孝臧有功詞苑之舉。內吳昌綬輯補的，有《天下同文補遺》、賀鑄《東山詞補》等七種；曹元忠輯補的，有《宋徽宗詞》等二種，朱孝臧輯補的，有曹勛《松隱樂府補遺》、劉過《龍洲詞補遺》、吳文英《夢窗詞集補遺》、趙文《青山詩餘補遺》等七種。《彊村叢書》遂於所收詞家之多少，兼以所輯詞籍完善著稱，為嗣後編定《全宋詞》提供了良好的基礎。

一、存本色

兩宋名家詞，屬經翻刻重鈔，竄易甚多，異文不勝其繁。其間若「幽芬」之一作「幽芳」，「繡被」之一作「翠被」，則如王鵬運所說，「浪費楮墨，何關校讎」。但坊本俗手，或改俗為雅，或變雅成俗，有失詞家本色，就當慎為別擇。韓玉《且坐令》：「冤家何處貪歡樂，引得我心兒惡。」毛晉跋《東浦詞》，即以「冤家」一詞涉俚而譏之。其實這正是市井樂語的本色。若柳永詞，盡去俚俗而出語爾雅，柳詞面目，寧復可睹？《彊村叢書》本《樂章集》，以毛扆校《樂章集》本為底本，與焦弱侯本、梅禹金藏本、繆荃孫校引宋本校，頗能存柳詞真面。《玉女搖仙佩》：「願奶奶，蘭心蕙性，枕前言下，表余深意。」「奶奶」入詞為昵稱，繆荃孫校記引宋本，「願奶奶」作「但願取」，即失詞中親昵情味，朱孝臧不因其出宋本而從之。《集賢賓》：「就中堪人屬意，最是蟲蟲。」「蟲蟲」原本作「春風」，朱孝臧從焦弱侯本校改。曹元忠云：「『蟲蟲』當時妓名，本集《征部樂》『蟲蟲心下』，《玉樓春》『蟲蟲舉措』是也。宋本於『蟲蟲』字皆改去，不如梅本之善。」黃庭堅《步蟾宮》咏妓女，亦曰：「蟲兒真個忒靈利。」作「蟲蟲」顯然存柳永詞的本色。